

缓和帷幕后的角逐



《参考消息》编辑部

《参考消息》专辑之十五

缓和帷幕后的角逐

——一九八五年国际形势回顾和一九八六年展望

主 编 杨效农

责任编辑 任 翔

新华通讯社《参考消息》编辑部

P

1986.8.1

编者的话

将新华社驻世界各地记者和本社编辑部人员写的年终专稿汇集册，以便与对国际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共同探讨、交换意见，这种做法我们已经进行几年了。有的读者来信说，这种做法对于研究国际形势发展是有帮助的。这就鼓励我们把这种做法继续进行下去，以不负读者的希望。

今年这本专辑共收集了我国在国际第一线的观察家写的一九八五年年终专稿一百余篇。

这些专稿绝大多数没有在公开出版物发表过，有的还是在这本专辑上第一次发表。国际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每篇专稿的观点、论断都是作者个人的，他们之间有的看法甚至不尽一致。我们的态度是，只要言之有据，就作为一家之言，收集在这本专辑中。至于这些论断是否符合实际，可以由事态发展去检验。

每篇稿件结尾处注明发稿地点的，作者是新华社驻国外的记者，没有注明发稿地点的，作者是本社编辑部人员。

这本专辑还收集了几篇外国记者写的年终专稿，编排在专辑的最后部分，供读者参考。

由于组织工作方面的缺点，今年这本专辑出版时间过迟，我们特向读者表示歉意。我们还衷心欢迎读者对这本专辑内容和编辑工作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来信请寄北京新华通讯社参考消息专辑编辑室。

一九八六年三月

目 录

缓和帷幕后的角逐	张辛民 应震象 沈德彝(1)
一九八五年的美苏斗争态势	邹国昌(8)
美苏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向	任正德(10)
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与西欧安全	李钟发(12)
一九八六年世界经济将面临严峻局面	张锡纯(15)
一九八五年科学技术重大进展	赵锡中(17)
苏联经济改革的进展	沈一鸣(19)
振兴经济和应付更高水平的军备竞赛	
——戈尔巴乔夫面临的挑战	唐秀山(21)
戈尔巴乔夫的“两论”	应震象(24)
继续缓和·加强经济合作·避免意识形态争论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苏南关系	陈诗让(27)
南斯拉夫经济危机初析	杨达洲(29)
南斯拉夫酝酿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	王森(33)
睦邻和广泛经济合作	
——一九八五年南斯拉夫外交的特点	李代军(36)
东欧五国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的新姿态	辛东(39)
罗马尼亚国民收入翻两番后产生的能源困难及其影响	郑坚(43)
匈牙利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新探索	周东耀(47)
中波两国关系的新发展	单樑(50)
雅鲁泽尔斯基政府近五年来的政绩	王德凤(52)
波兰进入一个以经济工作为重点的新时期	王德凤(54)
向全面集约化过渡的民主德国经济	邢桂敏(57)
保加利亚反对不良社会现象保证国家顺利发展	吴锡俊(59)
霍查逝世后的阿尔巴尼亚局势	王洪起 郑虹(60)
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发展前景	刘治光(64)

加拿大青年的问题和追求 熊昌义 (67)

尤里卡计划的进展与西欧各国的态度	刘绍平 (69)
西德政局的回顾和展望	王爱宝 (72)
英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成败和前景	于 谷 (74)
基本稳定而又孕育着危机的英国政局	程克雄 (77)
引人注目的意美关系	冯 彬 (79)
意大利五党联合政府内矛盾重重 随时有可能酿成新危机	黄昌瑞 (82)
意大利一九八五年经济形势较好 八六年前景可审慎乐观	李振刚 (84)
比利时继续实行经济紧缩政策	应 鸿 (85)
丹麦、瑞典和挪威的经济形势	谢林凤 (86)
纪念民族史诗 振奋民族精神	郑焕清 郑霜涛 (89)
一九八五年是奥地利人不称心如意的一年	李春亮 (91)

一九八五年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顾其珍 (93)
紧张中有缓和的东北亚形势	陈里昂 朱铁英 (95)
不平静的风浪袭击南太平洋	金明远 孙廷政 (97)
波谲浪恶印度洋	怀成波 哈 琦 (99)
严重的美日经济矛盾及其影响	李延宁 (103)
日本外交频繁活动的一年	陈里昂 朱铁英 (106)
处于转折点的日本经济	祝寿臣 (109)
一九八五年是越南人民生活极其艰辛的一年	刘和华 (111)
一九八五年的柬埔寨战局和越南的阴谋	杨 木 (113)
一九八五年的阿富汗: 战斗激烈 谈判频繁 僵局依然	陈云翔 (115)
印度在拉·甘地领导下走上现代化道路	林振熙 (119)
斯里兰卡与印度关系从紧张对立走向缓和	李 云 (122)
斯里兰卡的民族冲突难以很快解决	马胜荣 李 云 (123)
巴印关系正常化起步的一年	张芝年 (126)
孟加拉国在外交上富有成效的一年	宣增培 吴定保 (128)
尼泊尔民主运动新高涨的一年	何长城 (131)
东盟国家为何竞相加强对华经贸关系	张训常 (134)
一九八五年菲律宾经济仍然处在困境中	王永荪 (137)
菲律宾法院审判阿基诺被杀案始末	王永荪 (138)

印尼八五年经济增长速度减缓 八六年仍将面临严峻考验	
.....	洪秉明 李勉之 (140)
印尼作为一个地区大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	洪秉明 (141)
马来西亚经济正经历着一个不景气时期	孙承平 (143)
亚洲“四龙”困浅滩	宋继朝 (145)
蒙古在经济改革方面迈出新步伐	王义民 (147)
伊拉克经济实力得到较大改善的一年	吴毅宏 尹崇敬 (149)
一九八五年科威特的两大难题：治安和经济	黄建明 唐继赞 (151)
一九八五年黎巴嫩局势的回顾与展望	郭晓勇 李义昌 (153)
阿以关系和阿拉伯国家间关系一九八五年的新动向	卓燕城 (154)
陷入僵局的中东和谈	苏长会 (157)
非洲经济处在十字路口	叶志雄 (159)
非洲当前的粮食形势和展望	沈桂云 (161)
西非政局更加动荡的一年	秦殿杰执笔 (166)
一九八五年是埃及在外交上重新活跃起来的一年	于元江 (168)
突尼斯一九八五年政治经济形势及对外关系	解聘如 (170)
塔亚执政一年来的毛里塔尼亚形势	张征东 (171)
塞内加尔的迪乌夫年	周维伯 (174)
一九八五年马里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倪满和 方裕贵 (175)
几内亚的动荡和不安	张振义 王朝文 (176)
法国重新回到几内亚	张振义 王朝文 (179)
科特迪瓦（象牙海岸）经济复苏	周维伯 熊善吾 毛雪良 (180)
尼日尔——庆幸和忧虑的一九八五年	秦殿杰 (181)
多事之秋的利比里亚	孙宝玉 王尚志 (184)
爆炸事件给多哥令人乐观的形势蒙上一层阴影	张有浩 (185)
一九八五年尼日利亚政局动荡不安	宋振祥 (186)
喀麦隆总统比亚的复兴政策初见成效	梁贵和 杨京德 (188)
刚果调整政策克服经济困难	徐振强 俞关苗 (191)
扎伊尔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前景初析	陈维斌 (192)
一九八五年扎伊尔政局相对稳定但经济困难	刘莉文 (195)
厄立特里亚战争望不到尽头	滕文启 (196)
安哥拉度过多事的一九八五年	鞠庆东 起晓钟 (197)
莫桑比克内战一时难以解决	迟守政 杨志刚 (199)
塞拉利昂实现和平交权	王尚志 孙宝玉 (201)
塞舌尔：经济看好 政情欠佳	怀成波 哈琪 (203)

- 拉齐拉卡政权困难重重又一年 徐植杜晖 (205)
赞比亚经济困难促使不安定因素增长 邱孝益 (206)
一九八五年南部非洲局势 董成彬 (209)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内外交困的一年 陈国维 薛琳 (213)

- 中拉关系取得巨大进展的一年** 陈家瑛 (218)
一九八五年美国同拉美之间关系的动向 沈安 (220)
拉美国家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 沈安 (223)
一九八五年拉丁美洲的经济和外债形势 颜月珍 王树柏 (226)
从拉美事态发展看债务危机的政治影响 陈家瑛 (229)
围绕签署中美洲和约的一场斗争 陈忠英 (231)
古巴实行有限度的经济改革 陆在宽 (234)
一九八五年巴西民主进程的巩固与发展 段之奇 童勤利 (236)
秘鲁新政府的内外政策 李德旺 王树柏 (239)

- 解冻并不是缓和** 弗朗索瓦·夏泰尔 (242)
一九八六年世界将进入过渡性的调整时期 亨利·特里惠特 (243)
世界经济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金融问题 戴维·史密斯 (244)
一九八六年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将是充满威胁的一年
..... 让-莱昂·旺多奥纳 (247)
一九八五年国际间发生的间谍活动 迈克尔·罗迪 (248)
一九八五年——国际恐怖活动最猖獗的一年 史蒂文·保尔森 (250)
一九八五年大自然在人口稠密地区肆虐 苏珊·埃索扬 (252)
一九八五年——死亡事件主宰新闻的一年 理查德·兰德 (253)

- 一九八五年在苏联是戈尔巴乔夫年** 杰克·雷登 (257)
成功与动荡、和解与冲突混杂的一年
——里根一九八五年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得与失 诺曼·桑德勒 (259)
- 一九八六年非洲仍将是最事的大陆** 詹姆斯·佩珀特 (261)

缓和帷幕后的角逐

——一九八五年国际形势回顾和一九八六年展望

张辛民 应震象 沈德森

一九八五年国际形势总的格局同上一年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热点”地区的问题没有一个得到解决。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激烈的争夺中，实现了间隔六年没有举行过的首脑会晤，达成了今后两国仍要谈判和首脑互访的协议，在两国相互关系中重新出现了既争夺又谈判的局面。这薄薄的一层被认为是世界局势出现了缓和的空气，带来了东西方各国间交往接触的增加，各个国家都在利用机会寻找对本国最为有利的对外政策，使得国际关系更为纵横捭阖、错综复杂。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升级增加了世界的不安，但独立自主潮流奔腾向前，使得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的控制能力减弱，成为遏制大战爆发的因素。总的说，一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利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进行国际活动也是有利的。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关系中重新出现既争夺又谈判的局面

美苏两国一九八五年经过一系列不同级别的磋商，终于在十一月实现了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的会晤。两个超级大国的首脑会晤，既反映了他们不敢违反世界各国希望国际形势缓和的愿望，也反映出他们两国面临内外困难而需要在紧张争夺的同时搞一点缓和。

从美国方面来说，里根政府从第一个任期以来，就致力于增强美国的军事实力，以扭转美国在这方面的不利趋势。目前美国在战略军事力量方面处于与苏联旗鼓相当，但要领先于对手，实现“星球大战”计划，还需要时日。里根在第一任总统期间，坚持要在加强实力的基础上才与苏对话。现在美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加强，如他仍坚持不与苏联领导人会晤的僵硬态度，将使他在国内外的形象不佳，因此需要改变态度，才好赢得“和平总统”的名声。美国经济出现增长速度放慢、外贸赤字剧增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缓和一下对苏关系，对美不会有好处。西欧盟国担心美苏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关系过于紧张于己不利，希望美能缓和一下对苏关系。拉美、亚太一些与美关系密切国家，特别是美国“后院”地区，社会矛盾激化，政局动荡，可能影响美国阵脚，对苏缓和一下，也有利于美腾出手来，采取措施整顿一下后方，以增强对苏斗争的战略地位，避免苏联伺机渗入或插手。

从苏联方面来说，戈尔巴乔夫甫上台，首先需要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以站稳脚跟；特别是苏联经济长期停滞，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进展又使苏经济实力与美差距拉大。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苏联社会经济的改革宏图，需要时间来实现。美苏两国军备竞赛升级，里根政府推行“星球大战”计划，不利于苏联想首先致力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设法打掉美这一计划，至少延缓其实现。苏十多年来对外扩张，特别是入侵阿富汗，既增加了国内负担，更使苏在国际上的处境和形象越来越不妙，苏迫切需要改变这种困境。东欧盟国也担心苏美在欧洲的军备部署不断升级，加剧紧张局势，影响本国发展。

然而，美苏首脑十一月日内瓦会晤，除双边关系部分有些协议外，双方原来同意讨论的

控制军备竞赛、地区冲突和人权问题均未达成协议。而这些方面正是当前美苏争夺的主要领域。

（一）军事优势一直是战后美苏争夺中的重点。

近年来随着科技进步，双方的军备竞赛已从地面扩展到太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军备竞赛又带动着其他方面的斗争。里根一九八三年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两年来随着美国研究试验工作的进展，这个计划的可行性逐步得到肯定，美还提出今后五年准备投资二百六十亿美元，到处拉盟国参加这个计划。于是，反对“星球大战”计划也成为苏联在同美国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中的一个中心题目。苏一方面加强自己对太空武器的研究试验；另一方面加紧开展外交和宣传活动，不断提出各种裁军建议，借以分化西方国家同美国的关系，孤立、打击美国，旨在迫使美国取消“星球大战”计划。一年来，苏联的许多对外活动，包括美苏首脑日内瓦会晤都是环绕这一中心进行的。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五日戈尔巴乔夫又发表声明，提出到本世纪末在十五年内分三阶段实现全球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所谓核裁军纲领，其后二月苏共二十七大上又明确把此定为“今后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中心方向”。里根政府已多次表示决不放弃“星球大战”计划，并且还在加紧进行。但一九八六年一月美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失事，对美推行其计划无疑是一个打击。今后双方以争取军事优势为目标的军备竞赛不会停止；能否在竞赛规则上达成一定妥协也难于预测；而斗争所牵涉的方面则会趋于复杂。

（二）势力范围仍是美苏争夺中最根本的方面。

从地区上说，欧洲仍是美苏争夺的战略重点。一九八五年双方在欧洲争夺的特点是：一方面都注意协调各自大家庭内部矛盾，以控制各自盟国；另一方面则利用机会挖对方墙角。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在大家庭内部关系上，注意采取新的做法，公开承认各国间存在差异，以避免矛盾加剧、保持大家庭内部的局势稳定；但在涉及苏的全球战略利益上，仍然毫不放松对东欧的控制，要求东欧国家同它协调政策，统一步调。五月华沙条约续约，十月和十一月美苏首脑会晤前后两次举行华约国家首脑会议，十二月又召开经互会国家首脑会议，都是为加强控制大家庭的重要行动。与此同时，苏大力推进以法国为重点的同西欧各国关系，开展针对西欧的外交攻势，企图分化美欧联盟。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首先出访法国，美苏首脑会晤后，苏立即派人去法国通报情况，都显示出苏对法国的青睐。对意大利，苏也注意拉拢。里根也较前重视协调同西欧盟国的关系。除七国首脑会议和北约的各种会议外，美在美苏首脑会晤前多次同盟国磋商，会晤后又赶紧向盟国通报情况。同时，美采取区别对待的做法，伸手东欧，企图在苏联和东欧国家间打进楔子。美苏首脑会晤刚结束，舒尔茨便出访匈、罗、南三国，公开声称美要冲破分裂欧洲的人为障碍。

亚太地区在美苏双方的全球战略中地位有所上升。双方都在这一地区加紧部署。首先在军事方面，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先进武器、基地设施都有增强，飞机侦察、舰艇游弋以及军事演习的次数也有增多。其次在外交方面，双方也都在展开新的活动。苏派副外长贾丕才、部长会议副主席里亚博夫先后访问东南亚，增强了同日本的联系，并利用东盟国家对美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满，企图以经济合作为诱饵进行拉拢。由于苏顽固坚持入侵阿富汗、支持越柬的立场，亚太国家对苏疑虑很大，各国对苏兜售的“全亚洲会议”设想也不

感兴趣。由于苏不肯承认与日本还存在领土问题，日苏关系也难有大发展。因此，一年来，苏在亚太地区除与中、朝关系有所改善外，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没有明显改变。美国也增加了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活动，特别是就寻找侵越美军遗骸，同越的联系增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国内社会矛盾激化，马科斯的统治难以为继。美从其抗苏反共的全球战略出发，公开搞掉了其老朋友，以避免其控制地区内部发生更大的动荡。美在菲律宾的这种做法能否达到其预期目标，目前还很难说，但已引起一些类似马科斯的统治者的惊恐不安。

在中东的争夺中，一年来美似不甚得手。一些温和国家虽然按照美的单独媾和分别解决阿以关系的方案，推进中东问题和平解决，但由于美继续顽固奉行偏袒以色列、拒绝承认巴解组织的政策，以及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增长等因素，约巴关于解决中东和巴勒斯坦的协议已告搁浅，美在解决中东问题中一时难于取得进一步主动。相反，美支持以色列飞机轰炸巴解在突尼斯的总部、派空军截拦埃及飞机，不断以蛮横态度对待利比亚，激起了一些阿拉伯国家对美的不满。苏则同四个海湾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一九八六年初又在南也门事件中支持夺权的一派，搞掉了纳赛尔政权，巩固了它对红海出口处的控制。这一年中，美苏双方都趁两伊战争升级、内部困难增加，直接间接向双方出售武器，实际上是鼓励两伊继续打下去，好给他们提供进一步插手的机会。

在南部非洲地区，一九八四年出现的缓和势头陷于停顿，美“和平攻势”受阻，正谋说服南非改变国内种族隔离政策和对纳米比亚的政策，并继续支持萨文比派在安哥拉的活动，以遏制苏在这一地区势力的发展。苏则继续给安哥拉人运政府以军援，还推动古巴向安增兵，使得南部非洲的谈判更难进行；十二月苏又促成穆加贝访苏，改善了同津巴布韦的关系。

在拉丁美洲，美在阻止萨尔瓦多反政府游击队力量的发展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当前主要目标是搞垮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企图以此限制苏向美后院渗透。里根政府把拉美的民族民主运动与苏联的扩张渗透等同对待的政策，反而招致奥尔特加当选尼加拉瓜总统后，立即出访苏联、东欧寻求援助，以抵抗美国的威胁。一九八六年二月，里根政府又因海地局势动荡，迫使独裁者杜瓦利埃出走，而扶植新人上台，这是里根政府“预防”苏联乘机向拉美渗透的一种新作法。

（三）宣传战是美苏争夺的一个重要领域。

双方的宣传战，近年越演越烈，双方每年用于这种不用枪炮的战争的经费，各在几十亿美元以上。美国标榜自由、民主、人权，企图借此揭苏联的短。苏联抛出裁军、禁核、安全，指责美国好战。为使自己的主张赢得世界舆论阵地、深入对方人心，双方不但动用了本国的各种现代传播工具，还随着两国首脑会晤的实现，争取公开合法利用对方的传播工具直接向对方国家的人民进行宣传。

当然，美苏的对抗是全球性的，他们的争夺涉及到各个方面，以上三个领域只是当前最突出的方面。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对抗与争夺是美苏两国关系中的基本方面。由于双方内外都有困难，而且这些困难也不是短期内能够消失的，他们出于各自的需要，会在紧张的对抗与争夺中，搞一些谈判与缓和。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美苏将在战略军事力量大体相当的“恐怖平衡”下继续共处，既对抗争夺，又谈判对话，避免发生直接武装冲突，保持当前的世界格局，这种情况极大可能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主要形式。在世界格局不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下，他们从总体上勾结起来对付世界其他部分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第二和第三世界独立自主潮流向前发展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虽都想控制世界局势，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伴随他们对抗争夺和谈判对话出现的，却是他们控制世界局势的力量削弱了，双方各自盟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都在增强自身力量，增加相互往来，开展区域合作，实行多元外交。一九八五年国际关系中的独立自主潮流更加向前推进了。

东西欧国家都要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增加各国间的往来关系。他们害怕美苏对抗和军备竞赛升级会影响他们的安全，也担心超级大国搞幕后交易，牺牲中小国家利益。在经济上东西欧都存在困难，特别是东欧各国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西欧，近年来他们都在摸索按照本国的特点，突破苏联的模式，从改革中寻求出路，而开放、增加同西欧的联系，又是他们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九八五年，东西欧国家或利用美苏关系中出现的缓和气氛，或冲破大国施加的限制，积极开展人员往来和经贸联系。东西欧各国政府间的交往可以说是多年来少见的，从而使欧洲出现了“小缓和”的势头。

西欧国家同美国的矛盾一九八五年有所上升。除在经济贸易方面外，在政治方面法国同美国闹别扭更为明显。法不但不接受同美国合作搞“星球大战计划”，反而提出“尤里卡计划”来对抗；美苏首脑会晤后，密特朗不出席里根通报情况的首脑会议。意大利克拉克西政府在地中海劫船事件中，也甘冒政府倒台的风险拒绝美国要它交出“巴勒斯坦恐怖活动分子”。

与此同时，西欧国家间的联合却有发展。（1）在政治方面，欧洲共同体达成协议，扩大成员，西班牙、葡萄牙已从一九八六年元旦起正式参加；还将修改《罗马条约》，改革表决程序的原则。（2）在防务方面，沉寂多年的西欧联盟一九八四年恢复活动后，一九八五年又在为西欧国家间的多边或双边合作生产武器进行努力，还酝酿搞西欧各国的防务一体化。

（3）在科技方面，法国提出的“尤里卡计划”，很快就得到多数西欧国家支持，反映出西欧国家不甘心只做美国的小伙伴，而要采取联合的力量与美国抗衡，分享世界高科技市场。

（4）在经济上，共同体财政部长一致同意加强欧洲货币体系，逐步扩大其使用范围。

此外，西欧国家还分别加强在亚非地区的活动。法国同海湾地区国家的关系有所发展，继续支持哈布雷政府抵御利比亚在乍得的扩张；一九八六年初又举行了世界法语国家会议，企图加强法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英国也插手阿以关系，谋求扩大英在中东的影响。

在亚洲，日本在经济贸易方面同美国的矛盾有增无已。日本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夺人声势，成为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舆论批评的对象之一。目前美国正压日本政府采取措施调整外贸政策。如何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是当前日本执政者正在考虑的课题，“全方位外交”也是日本舆论的议论中心之一。一九八五年初，日本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尊重东盟的主动精神”，“促进民间的主动精神”，“不搞军事、政治合作”，“不搞封闭式集团”，企图以此吸引太平洋国家参加。目前这种合作已由民间发展到成为半官方的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和官方的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上的议题。

南亚七国首脑会议经过五年酝酿终于举行，这是亚洲在一九八五年的另一重要发展。尽管七国间特别是印度同其邻国间存在不少问题难于很快解决，但会议通过的《联盟宪章》强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反映出南亚地区多国关系中出现积极发展的

趋势，顺应了“南南合作”的潮流。

阿拉伯国家随着美苏在中东的争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一九八五年在外交方面多元化的趋势有新发展。从与美国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来看，埃及拉开与美国距离，拒绝向美提供巴纳斯角空军基地，与苏联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沙特阿拉伯不同美搞抗苏的“战略一致”，而发展与苏对话；阿曼、阿联酋等相继同苏建交。从与苏关系较密切的国家来看，伊拉克同美复交后，双边关系很快增多；叙利亚与美国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访美，向美提出购买武器的要求。阿拉伯国家同西欧的关系也较过去活跃。一九八五年，埃及、约旦、摩洛哥等国元首访问了西欧，意、法、英、西德的领导人也出访中东，阿拉伯国家同西欧的贸易关系特别是武器贸易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与此同时，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在经济、财务上的合作也在加强。

拉美国家为对付债务和维护地区和平，联合斗争的趋势在加强。拉美各国一九八五年负债总额近四千亿美元，人均达一千美元。为对付债权国逼债，拉美十一个债务国一九八四年在卡塔赫纳组成共同阵线，一年多来举行了四次部长级会议，去年十二月在蒙得维的亚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又一致通过声明，提出对付美国“贝克计划”的共同立场，强调拉美债务国的经济增长是刻不容缓的事，还债需服从经济增长，摒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他们勒紧裤带紧缩经济还债的主张。孔塔多拉集团继续反对美国干涉尼加拉瓜事务。在对外关系上，拉美国家正谋求同西欧、亚非和苏联东欧国家发展更多的经贸关系，一九八五年中美洲国家同欧洲共同体的经济合作有了新的进展。拉美地区原是台湾当局外交活动的主要基地，在同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二十多个国家中，多数都是拉美国家。一九八五年拉美四个国家接待了赵紫阳总理的访问，三个国家同台湾断交而同我建交，拉美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一九八五年是我国对外关系十分活跃的一年。胡耀邦总书记访问了南太平洋四国，李先念主席访问了北美两国和缅甸、泰国，赵紫阳总理访问了西欧三国和拉美四国。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分别访问了东西欧和亚非许多国家。来我国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也络绎不绝。我国同外国政府间的、议会间的、党派间的和其他民间团体的，以及经济、文化、军事、社会各个领域的对外联系，都空前活跃起来。迄今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有一百三十多个，同我国有经济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已达一百七十多个，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不同形式联系的政党近二百个。确实形成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局面。

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对于美苏首脑日内瓦会晤，我公开表示了赞赏，欢迎他们缓和关系，反对他们军备竞赛升级，并提出我国自己的裁军建议。由于我对美苏都采取独立自主、不搞战略关系的方针，一九八五年我国同美苏双方的关系都有发展，并且仍然处于有利的地位，美苏分别主动向我通报了两国首脑会晤情况。一年来，我同美国，除领导人继续互访进行政治会谈外，双方在经贸、科技、文教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都有进展，美在出售精尖产品方面有所松动，两国签署了核能合作等四个协定。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障碍台湾问题虽未解决，但随着中英关于香港协议，“一国两制”的构想正在按协议有步骤地向实践方面推进，美国有的官员在谈到我对台湾的主张时，开始出现微妙的赞同口气，当然，这还不说明美国政府政策已改变。同苏联，戈尔巴乔夫两次会见了李鹏副总理，双方已达成外长互访的

协议。由于苏联坚持拒绝讨论消除两国关系中的三大障碍问题，表明它仍不愿放弃对我国的威胁，因此，两国政治关系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是，一年来双方经过磋商，在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人员往来方面都有较大发展。两国签订了为期五年的贸易协定，总额将达一百四十亿美元；还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我将进口苏联设备，聘请苏联专家，协助我改造一批老企业；中断多年的议会关系，也于去年恢复互访。

总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不断取得成就，随着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和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政策，一九八五年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都有进一步的提高。中国是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独立力量，中国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具有进取革新精神的发展中国家，这已为国际上所公认。

世界经济形势的几个特点

一九八五年世界经济形势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慢，而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情况尤为明显。一九八五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只百分之二点二，较原来预计为低。西欧国家经济虽都有所增长，但复苏程度参差不齐，失业问题依然严重。靠出口带动的日本经济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虽属增长较快者，增长率亦呈下降趋势。一些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也已下降，新加坡甚至出现负增长。

美国高赤字、高利率和高汇价相互牵制的作用，去年表现更为突出。高利率和高汇价虽然吸引了大量外资，缓和了资本市场的压力，刺激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但也带来了巨额的外贸逆差，并使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因资金短缺而未能迅速增长。美外贸逆差数额巨大，使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势力增强，加剧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引起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不满。而降低利率和美元汇价则将导致资金外流，从而有引发一场金融危机和使通货膨胀死灰复燃的危险。

(二) 美元汇价起伏不定，外汇市场风潮迭起。美元于去年二月份达到最高峰后开始下跌。美元汇价大起大落，为外汇市场注入不稳定因素。美、英、法、西德和日本西方五大国在衡量得失之后，九月份同意干预外汇市场，结果美元汇价下降，西德马克和日元的比价上升。美元下跌虽可促进美国的出口，但日本对日元升值使其出口能力遭到削弱深感不安。据日本经济学家估算，受日元升值的影响，一九八六年第一季度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可能接近于零。日本靠刺激内需来维持百分之三的年经济增长率的希望有可能化为泡影。西方国家间贸易战和汇率战加剧的威胁依然存在。

(三) 石油和其他一些原料价格不断下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因此而受到沉重打击，而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得到新的刺激。石油输出国组织“限产保价”政策，未获成功，内部意见又不一致，油价下跌近二十元并在一个相当时间内维持在二十元以下水平，是十分可能的。而油价每桶下降一美元，石油输出国组织每年将损失六十亿美元。不属于该组织的产油国墨西哥也会面临困难。

英国、挪威目前虽坚持降价不减产政策，但据估计，北海石油每桶价格如低于二十二美元，一九八六年英国经济也只能保持百分之一点八的年增长率。其他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将是油价下跌的受益者。以日本为例，油价每桶如下降五美元，一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将增长零点二个百分点。

(四) 债务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问题。一九八五年债务危机虽有所缓和，但债务国的负担并未减轻。到八五年底，发展中国家积累的外债总额高达九千七百多亿美元，二十五个主要债务国为还本付息就需要支出三百五十亿美元。美国从维护本身的利益出发，在债务问题上态度有所松劲，不敢逼债过紧。去年十月美国财长贝克建议西方商业银行和多边开发机构三年内贷款二百九十亿美元，帮助债务国缓和债务危机。但只要西方，特别是美国继续坚持维护不合理的、旧的世界经济秩序，不改善南北关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仍将难以解决。

(五) 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推行经济改革，这将有利于这些国家打破长期经济增长缓慢的局面。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全面推广过去经济改革试验的经验，依靠科技进步，加速发展苏联经济实力的方针。一九八六年二月苏共二十七大又正式决定全面推行经济改革。苏联经济改革成效如何，将取决于苏共打破各种阻力的程度，集中多少财力、物力、人力搞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用多少力量从事军备竞赛和对外扩张。至少东欧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也实行经济改革的推动下，可以比较放心地探索按照本国特点实行改革，发展本国经济。

一九八六年国际形势仍将动荡紧张但不致有大起伏

展望一九八六年国际形势的发展，大体可以看出以下一个轮廓：

美苏关系既已重新出现既争夺又谈判的局面，在双方战略力量大体平衡的情况下，由于各自都有需要，这种局面仍会维持一个时期，不致发生大的变化。双方的裁军谈判，仍会继续，谁也不愿承担破坏缓和、制造紧张的罪名。首脑会谈正成为讨价还价的交易，可能拖延。在争夺军事优势方面：里根政府不会放弃其“星球大战”计划，而且其试验工作正从试验室进入试验场，在争取盟国参加方面也有若干进展；苏联在加强推行其太空计划的同时，也不会改变它要打乱美国计划的目标；围绕太空军备竞赛双方展开的外交战和宣传战，在新的一年必将更加紧张复杂。在争夺势力范围方面：里根政府最近已把地区问题当作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主要方面，提出所谓“低烈度冲突”的主张；苏联虽要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但不会轻易退出已到手的阵地，它继续把在发展中国家中支持社会主义方向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今后双方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将会有新的发展。根据历史的经验，这种争夺虽不一定发展成为美苏的直接武装冲突，但很可能给世界带来新的紧张，给某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某些经济困难、社会矛盾激化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带来新的动荡。

在美苏不放松争夺势力范围的情况下，已经出现的“热点”地区问题仍难解决，一九八六年可能继续处于僵持状态。苏联虽放风愿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也提出从柬埔寨撤军的计划，但他们说的撤军只是在消灭阿、柬抵抗力量之后。至今抵抗力量没有被消灭，斗争还在发展，内部虽有纠纷，但正在调整关系恢复团结，民柬还提出了新的建议，赢得了东盟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不会接受苏越的虚伪主张，也不会承认他们的占领和控制合法。

在美苏不放松争夺的情况下，他们左右世界事务的力量将会继续下降，而他们要求其他国家支持他们的程度却会增加，这样，二、三世界各国不论本国政局如何变化，独立自主的潮流都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区域合作、多元外交的活动将会比上一年更为活跃。

世界经济一九八六年将是发展不平衡的一年。石油降价总的说将刺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加深第三世界石油出口国的困难，但是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也将继续存在。社会

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将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科技进步对于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总的说来，一九八六年国际形势无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大概都不致发生大的起伏。

(一九八六年三月)

一九八五年的美苏斗争态势

邹国昌

一九八五年美苏关系的气氛同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变化。一九八三年显得剑拔弩张，怒目相对，一九八四年基本上是紧张僵持，仅后期才稍有松动，今年则出现逐步解冻，趋向缓和的气氛。

在这一年里，美苏一方面继续争夺对对方的优势，各自按计划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军备竞赛甚至有新发展。另一方面，双方恢复了武器控制会谈，在战略和中程核武器问题上，双方的立场都表现了一些松动。双方举行了五次外长级会谈，并举行了六年来的第一次首脑会晤，使对话达到高峰。双方还就地区冲突问题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对一些地区的争夺继续进行，但未出现尖锐对立形势。在双边关系上，举行了中断六年的美苏贸易联合委员会会议，恢复了停飞近七年的美苏直达国际航线。双方还签订了另外一些协议。

今年第一季度，在推动美苏关系方面，美国显得比较主动，而苏联不动声色。里根去年竞选连任，为塑造“和平”形象，曾多次许诺他当选后的首要事务就是“致力于和平”，他“不会再对苏采取强硬的不妥协路线”，“打算不惜时间地同苏一起为裁减武器而努力”。里根当选后，又多次表示他“要同苏进行尽可能认真的和建设性的对话”，“愿同苏建立一种现实的工作关系”。戈尔巴乔夫上台，美看到戈是个跨世纪的人物，美将长期同他打交道，同时感到戈的作风同其前任有所不同。因此，里根向戈尔巴乔夫发出了访美邀请，并强调美对苏政府更迭“抱积极的态度”，“准备弥合美苏间的分歧”，现在是美苏能采取行动“取得进展的好时机”。

苏联由于国内领导更迭，需要调整内部，前几个月对里根的举行首脑会晤建议，只是一般表示赞同。苏联在去年九月里根将会当选连任的前景明朗的时候，放弃了“不同里根打交道”的方针，今年一月同美达成恢复武器控制谈判的协议。但直到五月，美国务卿同苏外长的会谈也未能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会晤一事定下来。苏当时提出的条件是美苏首脑何时会晤“取决于武器控制、贸易、地区问题和双边关系取得进展的速度”。《纽约时报》六月份发表的社论也说美苏两国正处在“互相摸底的捉摸不定的阶段”。

戈尔巴乔夫上台头几月对中央领导层进行了人事调整，随之在对外政策方面大力开展了对美国的和平攻势。七月初，在美苏相互让步的情况下，终于宣布了美苏首脑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在日内瓦举行会晤。这使美苏关系朝着缓和方向前进了一步。此后，苏提出了多项建议，宣布了单方面暂停核爆炸，提出了削减百分之五十的战略核武器的建议，表示可单独解决欧洲中程核武器问题。

十一月的美苏最高级会谈把今年的美苏关系推向高峰。尽管最高级会谈未在实质性问题

上取得突破，但双方终于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规定了两国首脑最近两年互访，并把对话范围扩大到两国各政府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之间。自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美国的若干制裁措施也停止实行。这使美苏关系在气氛上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使两国外交的势头加强。

一年来，美苏关系虽有上述趋向缓和的演变，但斗争仍是激烈的，斗争的焦点集中在美苏的“星球大战”计划问题上。从去年秋天开始，美苏在控制武器方面的斗争就由以欧洲中程导弹为中心转向以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为中心。今年年初，美苏重开武器谈判，苏就以太空武器谈判同其它两个谈判联系起来为先决条件。在今年已举行的三轮会谈中，基本上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斗争的。苏提出的一些裁军建议，都是以美放弃“星球大战”计划为前提。苏大力对西欧做工作，也是为了分裂美欧关系，对美施加压力。甚至苏提出禁止核试验、拒绝美提出联合进行太空救援模拟演习建议，也是意在阻止美“星球大战”计划。苏甚至把“星球大战”计划与发展美苏双边关系联系起来，强调如美坚持推行“星球大战”计划，“就难以改善苏美关系”。

然而，不管苏采取什么手段，美就是毫不让步。它一再声称：“决不放弃战略防御计划”，并对苏进行了反击。它大力宣传“星球大战”计划是防御性的，与裁军目标“一致”。美在星球大战计划方面的外交活动，也同苏针锋相对，美以分享技术为诱饵，拉拢盟国参加，以抵制苏在这方面的离间政策。它宣传苏联也有类似的战略防御计划，说明美有理由进行研制。它不顾苏联的恫吓，试验了反卫星武器。甚至在美苏首脑会晤中，双方也只是坚持己见，舌剑唇枪。

在热点地区的争夺方面，今年虽然不象前两年那样激烈，但美苏谁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今年来，双方就这些地区问题举行过外交部长助理级谈判，保持了对话的渠道，但迄今无进展。在最高级会议上，里根宣称今后还要支持“自由事业”，戈尔巴乔夫也强调苏将继续支持“民族解放力量”。

人权问题，美继续把它作为攻击苏联的武器，苏从根本上予以拒绝。

以上情况说明，美苏两霸相争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美苏关系中出现的解冻、缓和的气氛并不是这种矛盾得到缓解的结果。但是，在当前美苏力量对比处于均势状态而又互相争夺优势的过程中，双方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彼此间的关系，或者说需要在较为缓和气氛下进行斗争。

从美国方面来说，里根上台后四年来自重振军力方面取得进展，使得美能以强有力的地位同苏联对话，但仍无力迫使苏联作出重大让步。美在争取力量优势中，把希望寄托在“星球大战”计划上。按美国的如意算盘，美国的太空武器系统一旦部署完成，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将成为一堆废铁。届时美力量将取得绝对优势。而这个计划规定八十年代为研究阶段，九十年代进行制造，下个世纪初部署。最近，美官员透露这个计划进展迅速，将提前完成。美力图将国际环境，首先是美苏关系安排得有利于它推行这一计划。在一个对话、缓和的气氛下，美将易于对付和削弱苏联方面的指责和反措施，并在对话中以“星球大战”计划之牌尽可能迫苏作出某些让步；美也更易于安抚盟国和国内公众，使它们减轻怕“星球大战”计划会造成东西方关系紧张的担心。里根目前是一面大力推进“星球大战”计划，一面高唱对话、缓和。

从苏联方面来说，苏联在入侵阿富汗以后，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力不从心的矛盾日

益突出。面对美国近几年加强实力、又将军备竞赛上升到一个新的质的阶段——发展太空武器系统，苏虽也早已开始研制空间武器，但受经济和科技力量的限制，目前进度显然落后于美。苏联要争夺军事优势，得从根本上增强经济和科技的潜力。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一再强调要对完善经济计划与管理和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有“紧迫感”，也反映苏在同美争霸方面的需要。所以，苏联希望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国际环境，有一段较为缓和的时期。

从目前美苏双方的需要看，美苏首脑日内瓦会晤后产生的缓和气氛将会延续一个时期，但这种缓和只不过是两个紧张对抗之间（从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到部署太空武器）的一个低潮，而且在这期间也会充满各种形式的斗争。例如，在日内瓦会晤刚结束后，美苏即派人到对方盟国去通报、做工作，这本身就是一种争夺。

最近，美苏双方都在着力渲染缓和的空气，并提出了一些明年将要讨价还价的课题。

里根宣传日内瓦美苏首脑会晤是美苏关系的“新开端”，戈尔巴乔夫则说这是“新的日内瓦精神”。明年，美苏对话将会增加。戈尔巴乔夫将赴美同里根举行第二次首脑会晤，会前将进行更多的磋商，并谋求可以妥协的汇合点。美苏之间的事务性交往在新的一年里也会增多。

美苏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要加快武器控制谈判的步伐，苏又表示愿单独解决欧洲中程核武器问题，前一段已传出有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如果双方作些让步，在美苏首脑第二次会晤期间，署签中程核武器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热点地区，苏已感到在阿富汗所背包袱很重，已向西方示意，愿在适合的政治条件下解决阿富汗问题，但在公开宣传中并未放弃或软化原来的立场。不久，美苏即将举行事务级政治会谈，讨论这个问题。美也一直反对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中东问题的立场，最近表示愿考虑召开解决阿以争端的国际会议，不久将举行美苏外长会谈。明年，美苏通过私下会谈谋求在一些地区性问题上做成某些交易的动向值得注意。但是，在世界各地独立自主倾向增强的条件下，美苏两霸左右热点地区局势的能力削弱，它们要背着当地各国并损害它们的利益达成妥协也是不容易的。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苏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向

任正德

一九八五年是美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两国对相互之间的对外政策作了明显调整。今年一月，美苏外长在日内瓦会晤，表明了两国关系在经历战后“第二次冷战”时期后开始解冻。十一月两国首脑在日内瓦的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在经过十个多月的试探和过渡，进入了一个“既对抗、又对话”的新时期。

一、双方改变了过去的僵硬态度，彼此间的政策作了相应调整。从美国来说，经过四年多的重整军备和采取强硬态度后，多次表示要同苏建立“建设性关系”，主动提出对话，举行首脑会谈；同意把太空武器包括在日内瓦一揽子裁军谈判范围内；重开了中断多年的双边贸易谈判和地区性磋商。从苏联方面看，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多次强调同美改善关系的“重要